

谈谈“郟仲盨鑑”器名问题

罗卫东

2006年4月,宝鸡市凤翔县城关镇小沙凹村出土3件青铜器。《三秦都市报》《宝鸡日报》等多家媒体都有报道^①:

这几件器物分别为甗(音不)、甗(去掉单人旁下加“缶”音磊)、抚(竹字头加“甫”再加“皿”音抚)。

甗通高30.5厘米,口径17.3厘米,腹径34厘米,肩部和腹部各有一周夔龙纹,肩部还有一圈共15字的铭文和对称的圆雕兽环耳。

有多位学者关注过后一个器物的命名问题。吴镇烽没有称之为“甗”,他开始将其命名为“郟仲盨缶”,后来又命名为“郟仲盨鑑(郟仲盨甗)”^②。景宏伟、曹建宁则将此器物命名为“郟仲盨甗”^③。

吴镇烽将该器物铭文隶定为:

□□丁亥,郟中(仲)盨乍(作)其宗器甗(尊)鑑(甗),甗(眉)勳(寿)万年无疆(疆),子=孙=永□□□。

该器物自名为“鑑”,那么这件器物名称是“甗、缶、鑑、甗”,还是“鑑”呢?

检索《商周金文资料通鉴》(3.0版),“鑑”类器物共有20多件,它们的形制并非完全一致。有长颈的,例如郑义伯鑑;有短颈的,例如伯遯父鑑。有盖的,例如曾伯文鑑;无盖的,例如黄君孟鑑。有圈足的,例如仲义父鑑;无圈足的,例如伯夏父鑑。有耳的,例如善夫吉父鑑;无耳的,例如番伯官曾鑑。这些器物所属时代从西周晚期直到战国中期。

学者们在论述“鑑”类青铜器物的特点时,各有侧重。马承源认为^④:

鑑(líng 灵)容酒器。敞口、小颈、广肩、高体,和甗的形式基本一致,所不同的是没有耳,仅在肩上两侧置有一卷体小龙,平底假圈足,是甗的演变式样,自铭为“鑑”。“鑑”是“甗”的声转,是方言的变化。器形较少见,行用于西周晚期。

陈佩芬认为^⑤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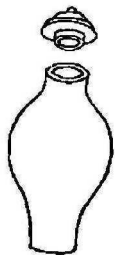
盛酒器,有高盖,子口很长,插入器口。鑑与甗古音为一声之转,其器物的外形也有相似之处,但甗腹的下部还设一耳,便于倾酒,而鑑的肩部设两小龙为耳,是耳之蜕化。

罍有圈足，为平底假圈足，或底部略呈凹陷。青铜酒器中罍的消失之时也就是 的始行之时。出现于西周晚期，至春秋时期已很少见。

朱凤瀚认为^⑤：

《说文解字》释 为瓦器，是汉代有此种名称之陶器。但西周春秋有自名为 的青铜器，通常均将之列于盛酒器类中，已见于著录的 的形制特征是：敛口，口沿平而外折，短颈，宽肩，肩上有双耳，腹最大径在肩底与上腹交接处或上腹部，下腹收敛。以上特征与罍相近同，故从器形学角度看， 亦可以归于罍中，但青铜器研究者通常习惯于以其自名称之。

从以上论述可知，学界对于罍的形制特点还没有统一的认识。罍是酒器，是有盖还是无盖，敞口还是敛口，有耳还是无耳，皆无定论。因此，不宜将 2006 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小沙凹村的这件有铭青铜器物命名为郟仲盨罍。景宏伟、曹建宁将此器物命名为郟仲盨甗，也值得讨论。《说文解字》无“甗”字，《玉篇》：“甗，盛五斗，小罍也。”“甗”适用于特定地域。《集韵》：“甗，《方言》：‘罍，周魏之间谓之甗。’”“甗”是“小罍”。“罍”是“罍”的异体字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罍，缶也。”《广雅·释器》：“罍，瓶也。”



图一

在古文献中有使用“甗”的记载，《礼记·礼器》“五献之尊，门外缶，门内壶，君尊瓦甗”，郑玄注：“壶大一石，瓦甗五斗。”孔颖达疏：“此瓦甗即《燕礼》‘公尊瓦大’也。”古礼有时以小为贵，缶比壶大，缶放在门外。壶比甗大，国君的堂前放置的是瓦甗。《礼记》中的“甗”是一种陶器，现存宋太常博士聂崇义所纂辑《三礼图》，这样介绍：“瓦大受五斗，口径尺，颈高二寸，径尺。大中，身锐，下平。瓦甗与瓦大同一。”形制如图一。



图二

《三礼图》“瓦甗”的形制与出土瓦甗相似。江苏仪征博物馆收藏有西汉墨书青釉陶罐，器形如图二，盖内墨书“小甗四”，“四”为序号^⑦。图二为 1990 年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出土的瓦甗，图三为我们所讨论的 2006 年陕西凤翔小沙凹村出土的青铜器。对比两个器物图片，可以看到汉代瓦甗的形制与青铜器物有别。“甗”是记录陶器的汉字，因此不宜将该器物命名为“郟仲盨甗”。



图三

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关于青铜器物定名的先后原则有^⑧：第一，有自名的器物要依自名定名。第二，宋代学者依据史籍著录作出的命名。第三，既无自名，又缺乏史籍著录者，可根据其造型、用途予以定名。

关于青铜器自名、定名关系，容庚主张依据“自载其名”定名^⑨。唐兰指出：“铜器定名的惯例是‘名从主人’。”^⑩李学勤认为：“按照考古学的惯例，每件器物要尽可能依铭文所载的

‘自名’来定名。”^⑩
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宜将 2006 年陕西凤翔小沙凹村出土的有铭青铜器定名为“郃仲𩑦鑑”。是否如此,尚祈方家赐教!

注:

- ① 《春秋时期青铜重器显身宝鸡》,《三秦都市报》2006 年 4 月 21 日。
- ② 吴镇烽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第 25 册第 249 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。《商周金文资料通鉴》(3.0 版)第 14087 号,2016 年。
- ③ 景宏伟、曹建宁《陕西凤翔小沙凹村发现春秋时期窖藏青铜器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2016 年第 4 期第 143—144 页。
- ④ 马承源《中国青铜器》第 148 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。
- ⑤ 陈佩芬《中国青铜器辞典》第 44 页,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年。
- ⑥ 朱凤瀚《中国青铜器综论》第 216 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。
- ⑦ 张敏、孙庆飞、李民昌《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》,《考古学报》1992 年第 4 期第 482 页。
- ⑧ 参懋镕《关于青铜器定名的几点思考——从伯湄父簋的定名谈起》,《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》第三辑第 139 页,科学出版社 2010 年。
- ⑨ 容庚、张维持《殷周青铜器通论》第 21 页,文物出版社 1984 年。
- ⑩ 唐兰《关于大克钟》,《唐兰先生金文论集》第 334 页,紫禁城出版社 1995 年。
- ⑪ 李学勤《中国青铜器概说》第 16 页,外文出版社 1995 年。